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PV.2395
6 November 1975

CHINESE

大会

第三十届会议

第二三九五次全体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六日星期四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托恩先生

(卢森堡)

— 巴勒斯坦问题: 决议草案(A/L.768和Add.1)[27]

(续)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七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75-70265/A

上午十时五十五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27 (续)

巴勒斯坦问题 (A/L.768 和 Add.1)

古里诺维奇先生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缓和已成为近年来国际局势发展的主要特征。就欧洲大陆而言, 由于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结果, 这已经变得很明显了。但是和平是不可分割的, 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各国以下面的前题作为出发点, 除了加强一洲的稳定和平之外, 我们还必须加紧努力来驱散其他各洲上空的险恶的乌云。如不消除帝国主义所制造的军事紧张的温床, 不承认和尊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自决权利, 则全面的、有保证的和平是无法想象的。人民在争取这种和平时, 必须克服帝国主义和反动侵略势力的顽固抵抗。

这一切都是由于中东危险局势的持续不变而联想起来的, 因为那里的关键问题始终没有解决。直至今日, 以色列军队仍继续占领着阿拉伯土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合法的民族权利, 包括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权利在内, 正遭受着破坏。迄今还没有达成关于保证该地区所有国家的独立生存和发展的协议。

似乎每个人都同意中东需要稳定公正的和平以及该地区的所有各民族都有享受和平的利益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是, 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 那些决定以色列政策的人就必须作出一个决定, 即以色列必须放弃其将外国领土据为己有的计划; 它必须承认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有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权利。将来会不会获得解决, 须视以色列是否放弃其掠夺领土的野心和显示愿意和阿拉伯人民一起生活——借用《宪章》的话——“彼此以善邻之道, 和睦相处”而定。

但是, 迄今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 以色列的政策是根据并吞主义的领土野心以及不承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民族权利。以色列侵略者不仅霸占领土, 而且还

以武力驱逐阿拉伯人。这是用最野蛮的方法作出的。那些人正被从自己的土地上驱逐出去，但是他们的享有对他们民族的祖国的权利是和所有其他民族一样的。

以色列领导人很喜欢说，不论以色列是在干些什么，都是出于保证其边境的安全。但是，这并不是新的论点，一切侵略者都援用这个论点，包括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者在内。以色列无权要求不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别人的领土。如果以色列的领导集团不是渴望征服外国土地，而是真想确保以色列的和平生存的必要条件，要达到这个目的是很简便的：他们只须放弃并吞外国领土的计划；他们必须离开那些领土，并选择同阿拉伯各国和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和平相处的道路。他们还必须接受智慧的真理：只有和平以及同邻居合作才能创造安全的边界。边界须得到大家承认才会安全。边界如果是靠对邻国进行战争和侵略，靠掠夺外国领土，靠侵犯其他民族的权利而建立，这种边界是不会安全的。大家包括以色列目前的统治者和支持以色列的那些人在内都应该明白这点。

近年来，以色列军队从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作了一些撤退；但是所采取的很慢而且间歇的步骤，并没有使整个中东问题更加接近解决，也没有导致确保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合法的民族权利。在这里引述苏丹外交部长哈迈德先生在本届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的发言是很适当的：

“以色列人经过了八年的时间才从西奈撤退 10 哩；现在他们又要再给他们五年来撤退 20 哩。他们所作的计算导致一个令人极度失望的结论：如把这个速度定为标准，那就需要经过 50 年的时间以色列人才能交还西奈。”（第二三六八次会议，英文本第 82 页）。

以色列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撤出它在一九六七年所掠夺的全部领土？以色列方面的此种政策显然是建立在下面的前提上，即随着时间的消逝阿拉伯人民将会忘记他们的合法要求和权利，如果确是存着此种天真的希望，则怀抱这种希望的人必然是错了，因为世事已经明白地显出，部分的措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此种措施没

有减轻中东的紧张局势，也不能给予该地区人民稳定的和平或是安全的保证。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坚信，为了中东的和平与安全的利益，绝对需要在所有有关各方参加之下，以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众所周知的各项决定作为基础，使中东危急局势获得迅速彻底的解决。

这个问题可能通过各主要问题的解决而获得真正的解决：以色列军队撤出一九六七年所占领的一切阿拉伯领土；确保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合法的民族权利，包括创建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权利；保证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和人民独立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所有这些重要的问题都应该在被吁请致力于为中东建立公正和平的特殊机构即日内瓦和平会议的范围内加以审议和解决。我们认为日内瓦和平会议必须恢复其工作，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也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这个会议。

联合国正在对促成中东的公正解决的任务，作出很有用的贡献，这可以由安全理事会的讨论中东问题和大会的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得到证明。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去年所作的讲话，和去年通过的确认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各决议，以及特别是在 A/10265 号文件内的秘书长的报告中提到的其他措施，这一切都有助于动员世界舆论来致力于维护及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各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不论以色列代表用多么令人激起反感的言辞恣意攻击巴勒斯坦人民和巴解组织，他们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正义终于获得胜利的时候即将到来。还有，以色列人民本身也没有兴趣永远生活在一个好象是军事阵营的环境中。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其他国家一开始就支持反对以色列侵略者的正义斗争。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各届会议中一贯维护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认为联合国必须找出办法来迫使以色列履行大会第 3236 (XXIX) 号决议，该决议确认巴勒斯坦人民

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不受外国干涉的自决权利，享有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权利，和巴勒斯坦人恢复其家园和财产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还必须强调，在考虑中东局势时，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其他国家支持一切爱好和平力量间的团结与合作，并认为必须避免一切会妨碍做到这一点而徒然有助于侵略者及那些保护侵略者的人们的措施。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将一贯地继续支持成为侵略的受害者的阿拉伯各国、正在为合法的民族权利进行斗争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和反对帝国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阿拉伯世界里的一切力量。我们准备对中东公正稳定的和平的实现和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众所周知的各决议，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积极地作出贡献。

贾马勒先生（卡塔尔）：第二十九届大会所通过的历史性决定，是联合国在审议巴勒斯坦问题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我特别是指把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一个分开的独立的议程项目重新提出，连同它的所有牵连关系、高度重要性及其各方面，以及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参与辩论的事。

自从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成为将要草拟和通过的各决议中的一个直接紧急的因素以来，巴勒斯坦问题已被置于正确的范围内。无疑地，根据巴勒斯坦问题与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的关系来审议巴勒斯坦问题，这是审议巴勒问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是以国际的合法性存在于巴勒斯坦人民本身作为基础。

我们当代的历史充满着为了废除和消灭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和为了肃清任何地方的帝国主义而进行的继续不断的努力。这些努力坚定地向着它们的高尚目标推进，就是使仍然遭受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残暴行为和剥削之害的人民取得独立、自由和适当的生活。有关各民族享有主权和自决权利的法律告诫和规则已经植下深厚的根基，并已获得巩固和加强。

然而，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历史却背离了这个历史的运动。当许多民族已经取得独立和自由，当殖民主义正在各民族解放运动的迈进之前没落和崩溃时，

我们发现巴勒斯坦人民却遭受着最恶劣类型之一的殖民主义的桎梏：即犹太复国主义移民的殖民主义，他们并不以仅仅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利为满足，事实上还以恐怖主义的手段把巴勒斯坦人从他们的土地上和领土中赶出去。巴勒斯坦历史上的事件和事实很清楚地证明了这点。

如果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殖民主义的事实及其扩张主义与暴力恐怖主义的性质加以研究，甚至更清楚地证明巴勒斯坦人民被剥夺民族权利和基本权利，特别是自决权利和返回家园的权利，到达了什么程度。

众人皆知，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它的工具以色列，不仅对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未来，而且对于世界和平与安全，都构成了重大的危险。那个运动在本质上和性质上是一个殖民主义的、侵略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是旨在夺取巴勒斯坦土地，以便在毁灭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和他们对于其土地和祖国享有主权及过适当的、自由的生活的真正不可剥夺的权利为基础，来建立一个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移民的犹太复国主义国家。

这个运动在政治、财务和宣传力量的中心拥有莫大的资源和势力，并同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联盟，因而能够在一九四八年建立以色列国，能够向它提供各种能力与设施，并为它动员一切巩固它的方法和无限的援助。以色列继续窃取巴勒斯坦土地并加以占领，驱散人民，压迫那些留下来的人。

这种侵略扩张为占领邻近阿拉伯国家的其他土地，这和继续侵略、胁迫和压迫其人民，甚至及于被迫住在难民营里的人民。

以色列和在它背后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并不以篡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和一再地扩张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为己足。实际上，它还损害了所有的人类、宗教和历史的价值。它蔑视世界舆论，破坏和公然违抗联合国的原则和人权，这从它傲慢地、不妥协地排斥和拒绝尊重联合国及其各机构指责和谴责它的逐次的决议可以看出。

因此它不仅已经成为对中东地区的威胁，而且也已成为对整个国际社会和我们大家都期望的公正和平的威胁。我们不能理解这种侵略的性质，它所导致的篡夺

和它目前与未来的危险，除非我们了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根源、其思想体系和野心，并且密切注意为成立以色列、巩固其势力和扩大其领域所规划和执行的各个阶段，以及为扩张其领土与增加其控制所动用的各种力量和资源。

犹太复国主义以它所具有的政治外貌和它的属于犹太民族的性质来说，它无非是一个以各种宗教、历史和殖民主义的概念为基础的有组织的世界政治运动。它是一个起源于欧洲的运动，它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民族主义中建立和昌盛起来，并受到当时欧洲流行的民族主义的很大的影响。它诞生于当欧洲人向全世界扩张达到了顶点，以竞争取得更大的势力范围——特别是在非洲和亚洲——为特征的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无疑地，当代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由于采纳新的犹太民族主义，已经同十九世纪看到的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完全不同。从犹太复国主义建立的基础来看，犹太复国主义是模仿那些类型的民族主义，这是全世界的犹太人向来所不知道的。

众人皆知，大多数欧洲民族主义，特别是巴尔干半岛的民族主义，其求取主权和独立的政治斗争都是建立在十分牢固的民族基础之上。那些运动在开始要求政治主权和民族国家之前，已经有了民族实体。盼望民族主权的民族是住在特定的领土上，即住在民族的祖国，并且讲同样的语言；此外，他们拥有熔铸其民族的政治特性及其民族主义的其他共同因素。但是犹太民族主义则不如说是一种热狂或风气，试图追踪欧洲民族主义却不具有所应据以建立的基本因素。

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是属于一种特定的宗教派别，同时却又具有不同的国籍和民族主义。犹太教的本质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象所有其他世界性的宗教一样，由于起源的连锁关系同巴勒斯坦相结合；但是犹太教的奉行并不限于巴勒斯坦。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所宣传的犹太民族运动是建立在关于历史和事实的谬论和断言之上，也是建立在模拟殖民主义的态度之上，为的是要使它可能在古代犹太人离开该地区 2,000 年后，要求把巴勒斯坦作为全体犹太人的民族的祖国。

不用说，古代的希伯来人同住在世界各地的各个单独的犹太种族集团之间并没有历史上的联系。宗教信仰不能使犹太人成为一个国家，犹太教也不具备成为一个国

家的特征。

非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承认：联系他们的结合力纯粹是宗教的，它不象犹太复国主义所断言的，是民族的。一八七八年，当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诞生时，一位伟大的英国的犹太牧师曾说：

“自从罗马入侵巴勒斯坦以后，犹太人就没有组成过一个政治社会。我们犹太人在政治上属于我们所居住的国家。我们只是英国人或法国人或德国人而已。当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特殊宗教信仰，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并不和拥有别种信仰的其他国民有所不同。我们同他们共享孕育我们的祖国的繁荣，我们一如该国的其他国民和他们具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

这个概念并经著名的犹太作家约瑟夫·赖纳奇在其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那期《辩论报》杂志上加以确认。他说：

“没有犹太人种或犹太民族，只有犹太宗教，因此从历史、考古学和民族的观点来看，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三重的不幸事件。”

无疑地，现代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殖民主义运动，它是以一八九六年出版的西奥多·赫茨尔所著的《犹太国》一书为其起点。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制有一个基本目标，即建立一个犹太国。最初他建议以阿根廷、乌干达、西奈或圣地作为这个未来国家领土的熔炉和范围。但是他很快地决定了巴勒斯坦，而一八九七年在巴塞尔举行的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便确认了这个选择。

第一次大会订明的目的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祖国，而由基本法保障其安全。该大会所批准和通过的方法包括要犹太农民和手艺人移居巴勒斯坦，来对巴勒斯坦进行种族上的殖民化。赫茨尔在其回忆录中说：“我们的口号是‘巴勒斯坦、戴维、所罗门，以及从埃及河到幼发拉底河的领域。’”

一旦犹太复国主义准备好了它的经济、法律和宗教上的动员时，它就只剩下了接受各大国的有效援助了。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聪明地设法使其机关同欧洲扩张主义的那些机关联系起来。当赫茨尔和他的一伙人最后选定在巴勒斯坦成立犹太国的时候，若干大国就设立了一个管理委员会来批准这个庞大的、扩张的政治计划。

赫茨尔认识到谁必须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创立与推进方向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他了解只须主要欧洲国家赞成他的方案和计划就足够了。他还了解它们的兴趣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胜利的必要条件。

巴勒斯坦为大叙利亚和东阿拉伯的一部分，也是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促成土耳其帝国的衰落为止。在西方同盟国彼此瓜分继承财产时，把阿拉伯巴勒斯坦给了大不列颠。大不列颠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发表不幸的《贝尔福宣言》和允诺，它在其中声明大不列颠将在巴勒斯坦创造经济和社会条件，来助成在该地区建立犹太民族的祖国。

同时大不列颠使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可能在巴勒斯坦拥有土地，并招致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来到他们能够逐渐获得的其他地区居住。然而，这种作法引起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注意，他们开始反对犹太移民和犹太移民拥有阿拉伯人的土地。在这里无需提及本世纪开始以来，对这些邪恶的目标一再发生的连续不断的反抗。由于这个政策的结果，巴勒斯坦犹太人的人数从一九二二年的 84,000 人，即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增加到委任统治终了时的 590,000 人，即在总人口中占将近百分之三十。

一九四八年，犹太少数民族竟能以武力夺取巴勒斯坦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八，而在先前则它只控制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它驱散和赶走了一百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使得它能引进外国人和陌生人，来到巴勒斯坦定居。

一九六七年，在另一次扩张浪潮中，以色列除了占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外还占领了巴勒斯坦的全部土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不是被赶出他们自己的领土，就必须在以色列占领的枷锁下生活。但是在整个委任统治期间，巴勒斯坦人民从来不曾放弃他们的自决权利。

国际社会确认了巴勒斯坦人民返回祖国的权利——这个民族是被迫违背它自己的意志离开国土的。一九四八年，大会通过了第 194(III) 号决议，要求巴勒斯坦难民返回他们的国土；以后大会并且另外通过了许多决议一年又一年地重申该决议。它还确认了以色列侵害人权并谴责这些行为，因为以色列蔑视和违反大会

决议的证据多得不胜列举。我们从以色列的立法或从以色列当局的行动中得知它们毫不尊重各项日内瓦协定或联合国迭次的决议。例如，我们发现以色列人并吞了阿拉伯人的耶路撒冷城，消除其宗教和历史的特征，并将该城的阿拉伯人驱逐出去，以便使其犹太化，就象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西部后所发生的情形和改变其性质一样。一九六九年八月发生的焚烧阿克萨清真寺和窃取易卜拉希米清真寺，只是以色列人使耶路撒冷和希布伦犹太化，改变神圣的伊斯兰教地区的性质，摧毁清真寺，在这些伊斯兰教地区的废墟上建立新的以色列神殿，并以既成事实呈现于世界的一连串以色列计划中的若干环节。

由于巴勒斯坦人民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斗争的逐步升级，联合国已经开始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并把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占领阿拉伯领土认为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联合国确认了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占领下的人民的斗争的合法性，认为必须承认他们的自决权是他们以一切可行的方法回复那些权利的第一步。联合国宣布了它完全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不能放弃的，而且是建立中东的公正持久和平的基本因素。联合国还确认了各国人民争取自决，从亚洲和非洲的殖民主义、统治和外国奴役之下求取解放的斗争的合法性，特别是确认了巴勒斯坦、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权利，这些权利应该用尽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宪章》所提供的一切方法来恢复。

最近大会就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通过了两个历史性的第3236(XXIX)号和第3237(XXIX)号决议。它们规定和重申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独立、主权和回到他们的房地产和回到被赶出的祖国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这两个决议还指明尊重这些权利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基本因素。

去年经大会承认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代表的巴勒斯坦人民是中东地区达成公正持久和平的主要的一方。大会还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权用尽根据《宪章》所可利用的一切方法回复他们的一切合法权利。这两个决议还号召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于巴勒斯坦人民为恢复其土地和合法的民族权利而与一切未解决的问题进行斗争时，给予他们援助。

最后，我要在此声明，阿拉伯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与爱好自由的人民将站在巴勒斯坦人民的一边，支持他们进行酷烈的斗争，以终止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因为这些人民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土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这是不能随着岁月的迁流而改变的，不论是多么悠久，因为这些人民将继续为这个权利的获得确认、为巴勒斯坦土地的恢复、为建立一个能使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一起生活在呈现着一片兄弟般的情谊、稳定和友爱的气氛中的世俗民主国而奋斗。

特拉奥雷先生（马里）：去年，那个在许多漫画中出现，手执匕首，腰缠弹药带的人来到大会会堂向大家表示：他的人民充分地献身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献身于和平。当时，会堂中座无虚席，弥漫着急躁和紧张的气氛。他对我们讲到他的人民所遭到的挫折，但他也讲到他们决心争回他们的自由，收复他们的国土。他还对我们谈及巴勒斯坦；从历史和基督教圣经中知道的那个青葱富饶的巴勒斯坦；在较早的时候，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清真教徒惯常在那里和睦共处，相互尊重彼此的宗教信仰。所以，阿拉法特主席不过是继承先前领袖的悠久传统，他们能够在他们民族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以特有的谦逊态度和宏伟的气魄，体现他们民族所怀抱的希望。我们听到了这个人，这位巴勒斯坦革命的领导人对我们的讲话，他以特有的坚强的信念，有力地阐述了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他同他的人民所经历的戏剧性历史和悲剧。

巴勒斯坦人所经历的悲剧正是他们的悠久历史中最严酷的时期之一。

这个还带着上一次世界大战的伤痕的世界，不能面对着这一出悲剧而长此漠不关心；假如联合国从一开始就依照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担负起它的全部责任，这幕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

不过，正如俗话所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实际上，我们的组织在对局势正确地重新评价之后，已经在第二十九届会议选定

了使巴勒斯坦问题达成公正持久的解决的正确的途径，而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持久的解决则正是中东危机的核心所在。

联合国能够充分发挥它的崇高使命，超越不幸被卷入的意识形态和哲学上的争论，而毫无例外地帮助所有民族去自由地铸造他们的命运。

联合国从而承认了巴勒斯坦人民斗争的合法性，并且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第3236(XXIX)号决议，重申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重返家园的权利，恢复产业的权力，成立国家的权利，以及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但是，我们的组织给自己定下的崇高目标，不是光靠单纯的原则声明或决议所能实现的。我们每一届会议都必须对和平的动力作出贡献。

在这一方面，本国际组织很可以为那么多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加入这个国际舞台而感到自豪，这些国家对国际关系的逐步民主化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我们的组织的活动方向和办事方法都因此受到了强烈的影响。

一个双重的警告伴随着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开幕。第一个警告是说，在殖民统治下的民族的斗争必定取得胜利。新国家的相继达成独立便是这一点的证明。第二个警告是，企图以庞大的机群去摧毁决心依照自己的深刻愿望，融洽度日的民族的意志是徒劳无功的。越南和柬埔寨的英勇战士在反对侵略力量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光辉胜利是这一点的有力例证。

大家必须认识到，这些警告已得到部分的反应。若干国家好些年来所进行的使它们之间被不信任和霸权阴谋搅乱的关系能够更具灵活性的努力终于导致了缔结协定，从而造成了一个更健全的国际气氛。

但是，阻止民族从外国统治下充分彻底地解放出来的因素仍然存在，而巴勒斯坦人的事件就是最令人痛心的例子之一。

在今天，世界上是否有另外一个民族同巴勒斯坦人民一样，继续一面受着殖民主义的压迫而同时又受着犹太复国主义那个背信弃义的种族主义的支配，甚至他们

留在或返回自己的祖国这样单纯的权利都会被剥夺的。

以色列凭什么权利，企图把在凶猛的殖民时代无情的瓜分领土中幸存的一个国家的名字从世界地图上涂抹掉？它无非是靠暴力、仇恨、专横、扩张主义和霸权。

我们当然不是打算重写巴勒斯坦的历史，但我们必须在这里提醒大家，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起，巴勒斯坦人民便是那些拿起武器来反对殖民主义者、而到现在还没有放下这些武器的难得见到的民族之一。

去年，在审议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时，我国代表团曾充分强调过这个解放斗争的发展过程。

要不是别国外交的阴谋和那些坚持保全自己的特权而不顾损害和平与正义的大国的诡计，巴勒斯坦本来在这个世纪初就可以恢复它的国界的。

在伦敦发表的关于巴勒斯坦实体的历次白皮书的确反映出这一点，特别是一九三三年在耶路撒冷和海法发生反对管理国的民族起义事件后发表的一本。

由此可见，这个被武断赶出自己的领土而禁锢在帐篷中，任凭自然灾害和每一种困苦摆布的民族——巴勒斯坦人民，所以还能继续生存下去，只是靠了他们的坚定信念和很不确定的国际施舍。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和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领土内居民人权措施特别委员会所发表的文件，就百万男女和儿童的悲惨遭遇和特拉维夫政府用以摧毁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的残酷不人道手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但是，一个不肯与它的虐待者进行斗争的民族将会自取灭亡。一位巴勒斯坦人民的领导人曾于十一月三日在本大会告诉我们：巴勒斯坦人民要生活下去，而且一定要在巴勒斯坦活下去。

因此，下面列出的方程式是再清楚也没有的了。

大会第 1514(XV) 号决议承认所有民族享有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联合国根

据宪章负有建造不分种族、肤色或信仰的社会的责任。犹太人民遭受的极大苦难震惊了整个世界。来自各洲和各种信仰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为打垮希特勒主义而付出了他们的血债。在盟军对纳粹主义进行的斗争中，数千名巴勒斯坦人与他们的犹太兄弟在战场上一同牺牲了。

因此，巴勒斯坦人民对世界民主制度的恢复和犹太人民的生存也以他们的鲜血作出了贡献。巴勒斯坦人民此刻在进行的斗争，除开企图完成民主力量的胜利外，不可能再有其他意义。

历史已经谴责了轴心国的崇尚武力，他们蔑视那些想要和睦相处，长享共同命运的民族的志愿，而梦想建立由某一特选种族统治的帝国。

历史也会谴责那些没有从那种疯狂的行径吸取教训的人们。

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清真教徒不是曾经一度在这同一块巴勒斯坦土地上共同为自己的命运奋斗过的吗？上帝不是在巴勒斯坦这个希望之乡首次传播福音，宣扬仁爱慈悲和互助吗？

每一民族都有权利永远保存它祖先的传统和文化；但是，只有一个残暴的民族才会相信只有它自己独有的东西具有杰出的价值。

以色列拒绝给予巴勒斯坦人民的正是前面那一种权利。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并不单纯是一个巴勒斯坦问题，严格地说，这是一个正义与和平的问题。大会必须抵制任何企图转移我们这个庄严的大会对这个现实的注意。还有，当权者一向都确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

讲到当代的事件，在这一方面，我要重提罗斯福总统在他一九四五年四月五日的文电中向伊本·沙特一世国王提出的保证：

“作为行政首长，我将不从事任何可以被看作是对阿拉伯人民含有敌意的行动。我们的原则是犹太人不得支配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也不得支配犹太人。”

这项信约的表示显然充分具有价值，因为它是在若干美国犹太人组织决定进行

“比特莫斯计划”的三年以后提出的，这项计划意图以今天在特拉维夫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政治哲学和施政方法在巴勒斯坦创建一个犹太国家。虽然这项信约的表示是适切的，但是，当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国在联合国的同谋之下武断地成立时，却就被忘掉了。联合国大会在第二十九届会议重新审议这个问题时，决定终止这一同谋关系。它的通过第3236(XXIX)号决议便证实了这一点，该决议明确地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享有自决、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权利。

大会在第三十届会议期间的问题主要的不是作出决定，而是在该决议象就这个戏剧性的问题通过的所有其它决议那样被废而不用以前予以贯彻执行。我们没有权利让巴勒斯坦人民长期遭受的痛苦延续下去，由于它所造成的不公平待遇和它所产生的悲剧，他们所遭受的痛苦在史册上是独一无二的。现在，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享有我们已经承认是属于他们的权利。

在通过第3236(XXIX)号决议后，以色列对联合国采取的违抗态度并看不出有什么改变。所以，我们必须筹划适当的措施去执行那个非常贴切的决议。

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应该设立一个委员会，就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向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提出建议。这不会是一项创举，因为大会在类似的情况下已经有必要为了执行它的决定而成立各种各样的委员会。

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有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和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领土内居民人权措施特别委员会，但是这些机构只关心问题的特定方面，原来二十七年来，为了避免处理问题的实质，这个问题一直被描绘成是一个纯粹的人道主义问题。正如最后所承认的，巴勒斯坦问题在本质上不是人道主义的问题；它基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中东危机的真正核心所在。

我们现在达到的阶段，不仅对我们组织的权威来说，而且特别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前途来说，都是一个决定性的阶段。

我国代表团深信我们的看法是本大会的多数所赞同的。大会将不顾种种压力、

花招和恫吓，充分付起它的责任，把第 3236(XXIX) 号决议付诸实施。这不仅对巴勒斯坦人民有利，而且对犹太人民也是有利的，这些犹太人民不应同特拉维夫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混为一谈。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联合国大会关于中东问题的辩论一方面由于其重要性的关系是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同时也是承认我们的组织对中东局势的政治解决和在该地区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所应该担当的任务。

笼统地说，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局势是过去的统治和压迫政策所造成的结果的一部分。因此，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所有各国人民的斗争和努力、包括联合国会员国的斗争和努力的一个构成部分，其目的是在废弃从前的不公平和压迫政策，铲除紧张局面和冲突的根源，并且在尊重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关系。

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是国际社会为了给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寻求可行的解决办法而作出的努力途径中的一个里程碑。该项目的列入联合国议程第一次为我们提供了在本组织的范围内把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迫切问题来审议的机会。

与此同时，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前来联合国的决定是使巴勒斯坦人民通过他们的合法代表参加直接影响他们的权利和民族利益的问题的讨论的权利制度化中的一个政治行动。在联合国内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观察员的地位，是国际社会认可该组织的合法性的一种行动。这是该组织国际声望日益增高，越来越被承认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代表的直接结果。这个过程到今年由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利马会议被接纳为不结盟国家运动的正式会员已告完成。罗马尼亚也荣幸地接到了出席该会议的邀请。

我国是策动把一个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项目列入联合国议程的倡议国之一。我国并且是大会所作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辩论和给予观察员地位的决定的赞助者和提案国。我们曾满意地欢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参加我们大会

的上一届常会的全体会议。他的参加使我们有从最具权威的来源去了解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

如所周知，罗马尼亚是最早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的国家之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布加勒斯特开设其最早的办事处之一，以及我国同该组织发表许多层级的接触和关系，也反映出了罗马尼亚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之间的友好和团结。

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先生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之间所举行的最高级会谈和会议——最近的一次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了才不过几天——便是这些关系的最有力的表现。在最近一次会议上，他们重申他们的决定，在罗马尼亚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之间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和团结的良好关系。

大会上一届会议的通过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第3236(XXIX)号决议乃是承认按照巴勒斯坦人的民族利益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是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的必要条件这一事实。

同在我之先发言的其他发言人一样，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联合国大会当前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辩论，应当导致解决那个备受苦难的民族的问题的新的步骤。假如我们继续漠视他们的合法权利和愿望，我们只会使中东的冲突永远存续下去，甚至会使它更加恶化，因而危害该地区以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以色列必须了解，它的安全和独立，只有在它承认和尊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利的范围内才能得到保证，这是基于经历史证实的真理，即一个民族如果不同时承认其他民族的自由和独立，那么它自己也就不能享有自由。

社会主义罗马尼亚是最先强调下列论据的国家之一。只有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抱着为巴勒斯坦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必要条件为目标，巴勒斯坦人民才能充分体现他们的民族权利。这样，巴勒斯坦人民将能从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而授与的权利和保证中获得好处，同时也可以履行作为国际社会的一

员而担负的义务。我们从巴勒斯坦国的合法性看出实际上也就是确认该地区所有民族都享有自由独立发展，和从国际合作的有利条件获得好处的神圣权利。

我国最权威的发言人、罗马尼亚总统曾经就我国所关心的这些事项表示过意见，他强调说：

“……重要的是，应当在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按照他们的民族利益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的权利，包括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权利的基础上适当予以解决。肯定巴勒斯坦人民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实体，而且在国际上和联合国内都充分承认它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实体，这是中东局势的一个根本的改变，并且为在该地区建立公正平衡的和平展开了新的希望。将来，只有这一事实可以用来作为解决中东问题的出发点。”

大家一致公认：解决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是符合解决中东冲突局势这个更广泛的问题的需要的。该地区紧张状态的持续使我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有理由感到担心。

罗马尼亚政府一向发言赞成，今后还是继续发言赞成，为中东局势寻求政治的解决，并且正在一贯地作出努力以助成这种解决。归根到底，任何军事行动结果总应用和平来收场，这就先须进行会谈和谈判，以导致冲突的解决。

我们的看法是：以色列必须将它的军队撤出一九六七年的战争后它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这就应可导致一个能够确保该地区每一国家的完整和主权的解决，并导致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在承认他们的独立生存的权利的基础上取得符合他们的民族利益的适当解决。

鉴于中东问题的性质特别严重，我们认为所有进步力量 and 所有爱好和平的民族必须加紧努力，从速解决该地区的冲突，现在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目前极端重要的是，计及为了在中东达成公正持久的和平所正在作出的各种努力，并为此目的而考虑保证所有直接牵连在内的力量最广泛和以最团结的方式参加的需要。

我们认为，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的日内瓦和平会议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必需与其他参加者以同等地位参加，使将来所商定的解决办法足以容许他们取得他们的合法民族权利。

我们坚决相信，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包括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将对整个中东发生积极的影响力。一旦达成了能够确保该地区所有民族的利益都受到尊重的和平，该地区各国间的关系将为我们开一个新的眼界。

罗马尼亚坚决决定，在现在以至将来，都对联合国为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从而为中东局势寻得一个公正持久的解决所作出的努力给予积极的支持。

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去年大会在第二十九届会议通过了一项历史性的决定，担承把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议程项目来研究。鉴于不断进行中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悲剧，他们的命运和所遭受的极度痛苦都和联合国有着不可分解的关联。这是早该采取的一个步骤，它幸而终止了一种久已被人遗忘的状态。同在去年大会还作了一个深受欢迎的决定，即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以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的身分来这个讲坛发言。大会通过阿拉法特先生的令人鼓舞感动的讲辞，从而对问题的关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些决定的本身就是对在斗争中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的一种支持和鼓励。它们也表征着解决中东问题的正确途径，并且是符合宪章所神圣铭载的原则的。

大会在去年的一届会议结束时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第 3236 (XXIX) 号决议。土耳其代表团是充分支持该决议的，它深信该决议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基础，决议所载列的原则对全面解决中东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准则。因此，大会本届会议有企盼执行第 3236 (XXIX) 号决议的责任，而土耳其代表团则准备支持朝着这个方向推进的主动措施。

土耳其是一个位于中东地区的国家，它对该地区的安宁有重大利害关系。使

我们在该地区跟阿拉伯各国人民结合在一起的不仅是由于同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共同的文化、宗教信仰和历史，而且也是由于双方的利害关系不断扩展和土耳其人民对阿拉伯民族所怀抱的友好情谊日益增长。因此，土耳其从一开始就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为求取他们民族在自己领土内的政治上的生存和行使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进行的艰苦英勇的斗争，同他们站在团结一致的立场，这是很自然的。

巴勒斯坦人民既不是一个仅仅存在于一些人的脑海中的概念，也不是一个一时的、生命短暂的现象。他们是一个存在的现实，一个在该民族被迫分散了一个多世代后继续存在的活生生的现实。他们的古代文化和历史是明确的；他们作为一个单一国家存在和繁荣昌盛的权利也是明确的。因此，国际社会的成员必须承担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创造必要条件，使他们得以享有任何其他民族都享有的同等权利，包括在属于他们的领土内进行自决的权利。

我们政府依旧认为，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是达成中东问题的公正持久的解决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该地区的情况却已因以色列的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而进一步恶化。我们坚决相信，以色列从所有正当属于阿拉伯国家的领土撤退是全面解决该问题的一个基本要素。在这一方面，我要重提土耳其外长查拉扬吉尔先生上一次向大会发言时所说的话。他说：

“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我国是在大会上一届会议中迫切要求给予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在本大会发表意见的权利，并使这个权利得到承认的国家之一。我们认为，中东冲突的最后解决应以外国军队撤出以武力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权利为基础。（第二三六四次会议，英文本第71页）。

我愿强调，我们欢迎朝着这个方向所作的一切努力。我们希望，土耳其是一个成员国的伊斯兰会议所采取的决定和最近有关中东的发展将进一步助成一个全面的解决办法。我们还希望在为求取中东问题的公正持久的解决所进行的努力中，有关国家的团结和合作将是显示实力的一个基本因素。

我还要重申，在达成一项全面解决以前，土耳其坚决反对以色列政府对耶路撒冷圣城以及其他占领领土的地位所造成的所有既成事实。

最后，我要重申，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人民及其政府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历史的进程指出被压迫者必然会取得胜利。我们希望巴勒斯坦人能无须再经受更多的苦难和折磨而获得这个胜利。

卡尔希洛先生（芬兰）：芬兰政府认为，今天国与国之间没有公开的战争和国际关系上因而呈现的比较平静的气氛，为我们联合进行建设性的事业提供了大好的机会。然而，我们不能无视许多地区仍然存在着紧张局面的事实。中东变幻不定的冲突使该地区的居民遭受到了无限的苦痛；它有时候更把国际局势带到了爆发世界大战的边缘。所以，应当充分利用当前的国际气氛和该地区呈现的势头，来加速缔造和平的工作。这种工作应照顾到当地的实际情况，从而保证这个严重的问题能够获得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

芬兰政府曾在联合国里再三提到有关各方和大国担负着特别责任，它们必须竭尽全力循和平方法，使冲突达成公正持久的解决。而联合国、实际上所有会员国也都在用诸如斡旋、调停和维持和平活动等方法专心致力于寻求和平。大会本身负有增进互相信赖和信任的气氛的责任；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对所有冲突有关的因素加以现实的评价。

我国代表团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派有代表出席我们的审议工作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使它能够就对巴勒斯坦人至关紧要的问题向我们提出它的看法。我们诚恳希望这次辩论所采取的途径能使我们同冲突的和平公正的解决更接近一步。我们企盼着主要有关各方所作的任何有希望的和平努力，而我们特别觉得重要的是将会继续作出努力，在可行的范围尽速再次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从中东最近的历史以及从当事各方在联合国内互相冲突的立场可以明显看出—

件事，就是向持久和平推进的唯一有效方法是消除该地区久已呈现着的不安全情况。我国代表团一贯强调不能允许通过征服而占领领土的原则。所以我们认为以色列应从一九六七年所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撤退。同时，我国代表团也强调，该地区的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在内都有权生活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中，不受武力的威胁或使用武力的侵害。我们认为联合国不能在试图为一方主持正义的时候使其他方面受屈。我们认为，非等到那些本来居住在巴勒斯坦的人受到公道待遇，将不可能在巴勒斯坦觅得一个持久的和平的解决。这一事实，而不是国家边界问题，才是冲突的主要症结所在。

哈格拉斯先生（阿曼）：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了历史性的第3236(XXIX)号决议，从而联合国确认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和他们在不受外来干预的情况下进行自决的权利，整个世界才亲眼看到了巴勒斯坦问题的真正重要性。在巴勒斯坦人民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艰苦斗争后，世界终于注意到了巴勒斯坦问题发展过程中的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这个英勇的民族，既不屈服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占领所表现的既成事实政策，也不等待别人基于这个问题是一个纯粹的人道主义问题而不是祖国被侵占和人民被驱散的问题的意见以食物和衣着的形式给予的施舍。

第3236(XXIX)号决议的现实性使人们不能再不理睬或拒绝承认下列事实，就是中东问题连同随着发生的一切战争和悲剧以及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危及国际局势的否定影响都是起因于巴勒斯坦问题。这个问题的所以存在，一方面是因为整个民族都被驱散在他们的祖国以外，另一方面是由于为了从世界其他地方移入外国人而把他们的权利剥夺了的事实。这都是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在某些国家的怂恿下所搞的阴谋的结果，而这个阴谋是直至最近都被整个世界都忽视的。

今天世界各民族已经都对这一事实觉悟了，他们谴责杀戮、消灭和驱散巴勒斯坦人民的行为。他们毫不怀疑地表示，我们不能再漠视这些事实，不能对这些行

为的不断重复发生视若无睹。以压倒的多数通过的第 3236 (XXIX) 号和第 3237 (XXIX) 号决议是这种情绪日益增长和具体化的明证。幸好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事实隐瞒起来，或是扭转历史的车轮。

在超过二十五年的长时期里，以色列通过它的宣传机器，不顾怎样注定要失败，还是继续不断地尽力隐瞒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真实情况，并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出种种指控。但是，这个庄严的大会已经识破这些企图，而不会再被这种诡计所骗。

我们不想重复我们先前所说的和大多数其他代表团在这个讲台上所说的话。我们充分认识到本组织所通过的许多决议。过去二十五年来，联合国企图为巴勒斯坦问题定下一个谬误的界限，但当大会在去年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接纳由巴解组织代表的巴勒斯坦人民为本国际组织的观察员时，问题就冲出了这个谬误的界限。

联合国的原则和人权的合法性使这个庄严的大会有责任对中东问题的核心和实质，即巴勒斯坦人民和他们的合法自决权利的问题进行透彻的讨论。

我国代表团，了解到本组织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而作出的努力；认识到需要加强本组织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且体会到该地区公正和持久的和平，非有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以与其他当事各方平等的地位积极参加为此目的所作的努力无法实现，因而同其他代表团联合起了由埃及代表团提出的第 A/L. 768 号决议草案。

我们坚决相信，大会如果通过这个决议草案，必定可以加强在中东实现正义与和平的机会。我们希望在这里的友好国家的代表团支持这一决议草案，铭记着我们的兄弟巴解组织代表卡杜米先生在这个庄严的大会中所说过的话：

“我们再次向本大会宣布，该地区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而要实现正义，就非充分承认我国人民的民族权利和我国人民最终获得民族权利不可。我们还要宣布，任何国际会议都没有权利离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或在它缺席的情况

下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因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乃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第二三九〇次会议，英文本第13页)。

邀请巴解组织参加关于中东的和平会议的讨论，实在是按照现阶段对我们所要求的，忠实实践大会第3236(XXIX)号决议的意义和实质的行动。巴解组织的参加任何意图在中东建立和平的会议是稳定联合国这个组织所追求的、并且以很大的值得发扬的信心、决心和努力以促其实现的和平的基本条件和唯一保证。

下午十二时三十分散会